



前沿“小炮兵”

前沿“小炮兵”



儿童文学·小说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郑 征 泉



前 沿 “小 炮 兵”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9月第1版

197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R10173·31 定价：0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少年儿童读物，选编了八篇短篇小说。

这些作品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少年儿童，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抚育下，在党的关怀下，“好好学习”，“天天向上”，朝气蓬勃，茁壮成长的斗争生活。

《芦荡小英雄》热情地歌颂了一个勇敢机智、配合游击队缴获敌人机枪弹药的抗日小英雄；《前沿“小炮兵”》《小牛子》和《带响的弓箭》，塑造了三位少年英雄形象，他们在对敌斗争中，英勇顽强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打击了阶级敌人；《小广播管理员》《后代》描绘了几个热爱集体、努力学习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小兵；《青青的麦苗》《友谊》介绍两个红小兵干部，在党支部书记和老师的引导下，坚持原则，耐心帮助同学纠正错误，达到共同进步的故事。作品中塑造的这些先进人物，为少年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

这些作品主题明确，故事曲折，情节生动，语言朴实，富有生活气息，是少年儿童的有益读物。

目 录

芦荡小英雄.....	张德武(1)
前沿“小炮兵”	徐明灿(13)
小牛子.....	由 岑(25)
带响的弓箭.....	张登魁(35)
小广播管理员.....	辛显令(57)
后 代.....	秦 节(72)
青青的麦苗.....	申均之(84)
友 谊.....	杨增珊(103)

芦苇荡小英雄

张 德 武

据可靠情报，最近敌人给土地庙据点补充损耗，增拨了一挺机枪和几支快枪，要土地庙据点明天派人到莲花镇去取。区里决定把这批武器搞过来。任务交给了我，要我到小鲁庄去，同那里的民兵一起，设法把取枪回来的敌人引入微山湖，利用芦苇荡收拾他们。这种设想的根据是：从土地庙到莲花镇，若绕湖走旱路，当天打不了来回，可要是走水路，从土地庙乘船直插小鲁庄，再走一段旱路到莲花镇，就近得多。现在天气又热，估计敌人走水路的可能性大。如果敌人不上钩，走旱路，就让区小队在途中伏击他们。我接受任务后，赶紧换上便衣，便出发了。

不料，傍晚在去小鲁庄的路上，碰上了敌人的一个巡逻小队，躲闪不及便接上了火。我边打边往白马河边跑。几十个鬼子和伪军钉着屁股紧追。眼看走不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河边的芦苇丛里发出一片“哗哗啦啦”的响声。转身一看，一丛茂密的苇子“唰”地向左右一分，闪出一张



稚气的小脸，冲着我喊道：“快进来！”

我抬枪撂倒了两个鬼子，一个箭步跳进了芦苇丛。这时我才看清，刚才喊我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。他光着头，赤着

脚，一双鞋别在腰里，小白褂搭在肩上，手里还提着个鱼篓。旁边还有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大爷。一看就知道是打鱼的老乡。我一挥手说：“赶快穿着苇子跑！我掩护你们！”“哒哒哒……”一梭子机枪子弹飞来，身边的芦苇“嘎”地折断了好几根。敌人围上来了！这时候，我心里象起了火：打吧，暴露了老乡；不打，敌人又在步步逼近。突然，那小孩似乎从我身上的白褂子上发现了什么，

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眨了两眨，只见他拉下了肩上的小白褂，一转身便猛地一下钻进了芦苇丛。

“出来的，杀头的不会！”“快出来吧，皇军有赏！”敌人一面咋呼着，一面乱放枪，沿着河沿搜了过来。我从怀里摸出颗手榴弹，轻轻地拧开盖，对大爷说：“你趴在这儿别动！”话还没有说完，敌人突然喊了起来：“水上有人！”“八路跑了！”我透过苇缝向河面上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白褂的人影顺着水流向下游漂去。我心里一震，那不是小家伙吗？敌人发疯似地向河岸扑去。我端起驳壳枪，想用火把敌人吸引过来，却被大爷制止了。“哒哒哒……”又是一串子弹，小白褂被打得向下一沉，慢慢消失了。远处传来敌人一阵恶狼般的嚎叫。接着就是一片寂静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……

大爷从芦苇中推出一只小船。我跳上船头，大爷长篙一点，小船便射向微山湖，朝小鲁庄飞去。

大爷家就在小鲁庄的村边上。大娘正在油灯下缝着一件小红兜兜，耳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显然是在为亲人担心。见我进来，忙上上下下地端详着，关切地问：“同志，没伤着吧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可是小弟弟他……”“他怎么了？”大娘忙问。“同志，你放心吧，他会回来的。”大爷一边安慰我一边对大娘说，“快弄饭去，把这两条鲜鱼做上。”看着大爷那乐呵呵的样子，大娘才松了一口气，

把小兜兜撂在炕上，忙着做饭去了。大爷在灯头上点着了一袋烟，说了声：“同志，你等着，我找村长去。”扭身走出了门。

屋里空荡荡的，我坐在炕上拿起那小红兜兜，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穿小白褂的身影，心里沉甸甸的，象坠了一块石头。……忽然，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，我当是大爷回来了，扭头一看，却是一个顽皮的笑脸。“啊！小弟弟！”我几乎叫了起来。

“叔叔！”小家伙喊着跳进屋来。我一下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小家伙搂住我的脖子，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问我：“叔叔，吓了一跳吧？”我说：“可不，我还当你牺牲了呢！”小家伙把头一歪，耳朵贴在我的胸口上，听了一会儿，拍着小手笑起来：“哎呀，真的！心还咚咚地跳呢！”瞧他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那股聪明劲真叫人喜欢。我把他放在炕上仔细地端详着：小白褂不见了，鱼篓子没有了，裤子卷到大腿根上，上身赤条条水淋淋的，象一只刚刚上岸的小鸭子。我说：“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”小家伙把头一歪说：“我把褂子盖在鱼篓子上，篓子里装了些烂泥，‘咕咚’一声扔到河里。鬼子一见就喊开了：‘八路跑了！’水冲着鱼篓跑，鬼子就顺着河沿使劲儿追，还‘啪啪’地打枪，喊着‘捉活的’！我藏在芦苇里等鬼子走远了，就一口气跑回来了。”听着，我憋不住笑了。

大娘端着饭菜走进屋，听见了小家伙这些话，也笑了。小家伙没有笑，他眼睛瞪得溜圆，说：“哼！我要是有挺机关枪，非把这些狗东西全都‘突突’到河里喂王八不可！”我顺口问：“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把头一歪，反问道：“呐，你叫什么？”我说我姓马。小家伙一听，两只手往头上一放，比了个角，鼓起两腮“哞”地学了一声牛叫。然后搂住我的脖子，象小牛顶角似地把头抵住我的下巴说：“哎呀，你是马我是牛，咱们是一伙的呀！”大娘喜爱地朝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，说：“没个正经，快叫同志吃饭吧。”又笑着对我说：“俺家姓李，小牛还没个大名呢，就叫他李小牛吧。”

随着门外急促的脚步声，大爷和村干部们走了进来。小牛看了看屋里的人，轻轻地跳下了炕，拿着大娘塞给他的一叠煎饼，从门后拿起一支红缨枪，便到大门外放哨去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麻亮，小牛就起来了。他向我屋里探了几下脑袋，看我睁着眼，才跳进来说：“你醒着呀！”接着又凑到我的耳朵边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到蛤蟆湾去给你抓个东西来。”“蛤蟆湾？”“嗯。是个烂泥塘，生人进去，准出不来。”说完，他转过身去，一个箭步窜到大门前，一个“卧倒”趴在地上，把一只手往门坎上一架，就“嘟嘟哒哒……”地学起放机枪来了。看他，不知什么时

候用苇子编了个圈扣在头上，几个泥蛋蛋就成了他的“手榴弹”，嘴里还不时地喊着：“打鬼子呀！”“杀呀！”院子里的那群鸭子被吓得乱跑乱叫。大娘赶忙从屋里跑出来，朝着小牛的小脑袋瓜轻轻地拍了一下：“嚷啥！看你把同志吵醒了。”小牛站起来，把头一歪，说：“马同志早醒了。”说完，扭身就往外跑，正和走进大门的老村长撞了个满怀。“哟！这是谁家的牛犊子往人身上撞呀？”小牛朝老村长作了个鬼脸儿，一忽闪就从老村长的胳膊底下钻跑了。那群鸭子也扑打着翅膀追了出去。

我望着小牛的背影，对村长说：“这小家伙，真机灵。”老村长点上一袋烟，笑着说：“可不，是咱民兵的‘老交通’了。”我和老村长把昨晚大家讨论的作战方案，又从头到尾地仔细研究了一遍。决定等下午敌人从莲花镇取枪回来，派一个人驾只小船到对岸渡口去‘迎接’他们，想办法引诱他们上船，然后把船驶进蛤蟆湾。但是，派谁去担当这个引诱敌人的角色呢？老村长说：“你看小牛怎么样？”我想了一想说：“行！一则小牛机灵勇敢，办法多；二则是个孩子，不易引起敌人的怀疑；再加上小牛经常到蛤蟆湾去放鸭子，水路熟，驾船的本领也很强。”村长笑了笑说：“不光是这些，小牛这孩子过去站岗、放哨、跑交通不说，还经常跟叔叔大爷们出去行动，年岁不大，实战经验还不少哩！”于是，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

了。

吃晌午饭的时候，小牛兴高采烈地冲了进来。只见他把一只鳖“咣唧”扔进瓦盆里，对我说：“抓了个王八给你熬汤喝。”我这才想起他早上说去蛤蟆湾抓个东西，原来是鳖呀。他忽然又对我和村长说：“你们猜，我刚才碰上了个啥事？”我说：“啥事？”他说：“我把鸭子赶到蛤蟆湾，老远就看见湖那边来了几个二狗子。哼！准没好事！我把鸭子赶到芦苇里，就悄悄地穿着苇子钻了过去。嘿，几个二狗子，还有一个鬼子，正瞪着眼睛满湖找什么呢。一个虾米腰、细长脖的二狗子，斜楞着眼睛骂着：‘他妈的，连个船毛也没有！’另一个哭丧着脸，看看太阳说：‘真他妈热！回来再走旱路又得多绕几十里。唉！倒霉！’他们坐了一阵子，就向莲花镇走了。哼，我要是有机枪，非扫他们不行！”

小牛说着，气红了小脸儿。这时大爷走进来插话说：“那个‘斜楞眼’可不是东西！他就是土地庙大地主郭四赖家的二小子，在汉奸队里当什么小队长。”老村长用手按了按烟锅，使劲吸了两口，对我说：“鬼子一准是上莲花镇扛机枪去了。”“机枪？”小牛一听机枪就坐不住了，把小拳头一捏，神气地说，“我去把它扛来！”“快吃你的饭去，大人合计正事，你胡搅个啥！”大娘说着，瞥了小牛一眼，接着把一碗鱼汤送到小牛的手里，又对我说：“这

孩子，做梦都想机枪。”老村长慢悠悠地抽着烟说：“嗯，我看呐，今天这个事，还真离不开咱小牛哩！”

吃过了晌午饭，民兵们便全副武装，驾着小船，驶入蛤蟆湾的芦苇里隐蔽起来。小牛按照我和村长的布置，象往常一样，撑着一只小船，赶着鸭子，穿过宽阔的湖面，直向湖东岸驶去。

下午一、两点钟的光景，太阳挂在头顶上，晒得地皮烫脚，走一步就是一股白烟。一个鬼子扛着一挺崭新的“歪把子”，六个伪军背着大枪，前二后四地把鬼子夹在中间，没精打采地向渡口走来。他们一个个热得直喘粗气。鬼子转身把机枪放到一个伪军的肩膀上，拍了拍他说：“你的辛苦大大的有。”那个伪军无可奈何地眨巴着眼睛。一到湖边，他们的腿就象绑上了大沙袋，谁也挪不动步了，就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伸长脖子往湖里找船。

湖面上刮来一阵小凉风，小牛顶着个破草帽，撑着小船，赶着鸭子，顺水漂了过来，嘴里还喊着：“鸭，鸭鸭鸭！”“哎——小孩！”伪军们老远就咋呼开了。“干——么？”小牛拉起长声，故意把船向远处撑。“斜楞眼”一对小眼珠一斜楞，嘴一歪说：“妈的，中午这里连个船毛也找不见，刚把机枪扛回，船就来了。是不是打我们的机枪的主意？”鬼子摇摇头说：“船的，坐的不行，八路的狡猾！”可是头顶上的太阳实在不留情，一个伪军小声

嘟囔着：“他奶奶，再走还不把老子热死！”另一个也忍不住了，看着“斜楞眼”说：“队长，撑船的是个毛孩子，怕他个熊！”“斜楞眼”看看湖面上确实没有别人，眨巴着眼睛说：“问问他。”那几个伪军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头，一下子都从地上蹦起来：“哎！哎！小孩，别走！过来！过来！”边喊边向小牛招手。小牛慢悠悠地把船靠了岸。那鬼子走过来，嘿嘿地假笑了几声，说：“小孩，你的说，湖里面八路的有？”小牛装着没听懂，摇了摇头。

“斜楞眼”眼一斜，“喳”！从腰里拔出刺刀，对着小牛的心口窝，凶狠地说：“妈的，我看你就是八路的小探子，不说实话，老子宰了你！”小牛一听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湖里净是苇子，哪来的八路？”说着，两手还不住地捂在脸上擦眼泪。看他那“傻呼呼”的样子和满脸的孩子气，“斜楞眼”才算放了心。他看看鬼子说：“太君，抄个近道吧。不然天晚了，碰上八路更不好办。听说莲花镇皇军的巡逻队，今天去土地庙，路上还踩上了地雷呢！”鬼子一听，浑身象触电一样颤了一下，心虚地点了点头。几个人便噤里噗碌上了船。“斜楞眼”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小孩，送我们过去，少不了你的船钱，啊？”小牛假装着急地说：“我不去，我还得放鸭子呢！”说着摘下破草帽往屁股下一垫，坐在地上，手一摇竹竿，那群鸭子便“嘎嘎”叫着，摇摇摆摆上了岸。这下

可把他们气坏了，“斜楞眼”上去就是一脚，骂着：“小崽子！快给撑船去！”小牛这才小嘴一撅，跳上了船，用竹竿一撑，船离了岸。

一到水面上，顿时凉快多了。那几个家伙敞开衣服，让小风吹着，嘴里还哼哼呀呀地唱着乱糟糟的小曲。小牛看看那烤蓝闪亮的机枪，再看看那帮家伙得意的劲头，心里说：“哼！你们死在眼前了。”

小船漂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，又划进了一条狭窄的水道。两边的芦苇越来越高了，后面的鸭子排成了一条白线。拐了几个弯儿，船上的敌人早就不认识东南西北了。芦苇无边无际，人象掉进了绿色的大海。风刮着苇梢儿

“哗哗”地响，随着苇子的摇摆，象是在里边埋伏下了千军万马。一种恐怖立即涌上了敌人的心头。鬼子抱着机枪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危险，大大的危险。”伪军们也朝着小牛咋呼：“哎哎，怎么净带老子钻死胡同呀？”忽然，那鬼子把乌黑的枪口对准了小牛，叫着：“你的良心坏了！死了死了的！”小牛轻蔑地瞥了他一眼，把竹竿往怀里一抱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儿是蛤蟆湾，上土地庙不走这条道走哪条道？你们要不干，我把你们送回去。”那几个家伙一听，扬脖子看了看天，太阳已经平西了，生怕夜长梦多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鬼子没法，只好冲着小牛呸了呸黄牙说：“开路，快快的！”

船驶进了更狭窄的水道，几乎在没人高的芦苇中穿行。这儿，才是苇高水浅烂泥深的蛤蟆湾呢。小牛机警地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嘴里使劲地喊着：“鸭——鸭鸭鸭！”突然，从茂密的芦苇丛中，到处响



起了一片“鸭鸭鸭”的回声，顷刻间，一只只小船从四面八方飞快地驶来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敌人搞懵了。等他们醒过来时，一个个乌黑的枪口早已指向了他们的脑门儿。鬼子慌忙伸手去抓机枪，不料机枪早被小牛抱在怀里了。

小牛把枪口对准鬼子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鬼子和伪军都乖乖地举起了手。

晚霞，把整个湖水染得通红。整个蛤蟆湾里响着欢呼声。小牛抱着那挺崭新的“歪把子”，从这条船上蹦到那条船上，一边跑一边高喊着：“机枪，机枪，我们有机枪啦！”

船队满载着胜利的喜悦，向小鲁庄返航了。我和老村长站在船头上，听着船队中不时传来的欢声笑语。老村长乐呵呵地说：“马同志，这回小牛可起了大作用了。让侵略者看看，咱们连小孩也上了战场。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很长了！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毛主席说过：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……这真是千真万确呀！”

（刘仁庆 郑征泉 插图）

（原载《解放军文艺》一九七三年第六期）